

禅宗与唐宋诗

李秀卿

(西昌学院 中文系, 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 本文在回顾诗禅合流过程的基础上探讨了诗禅合流的内在机制即二者的契合点, 并揭示了它们的关系。文章指出, 禅宗和诗歌不存在谁对谁影响大, 谁对谁影响小的问题, 他们之间是一种互相吸收、平等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 禅宗; 唐宋诗; 诗禅合流; 契合; 平等发展

【中图分类号】 I0-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883(2005)04-0014-03

我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律诗在唐宋两代进入鼎盛时期。无论从思想内容上看, 还是从艺术技巧上看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用“空前绝后”来形容也毫不为过。与此相伴, 一种新兴的中国式佛教——禅宗, 也盛极一时。纵观律诗和禅宗发展史, 我们发现二者竟如同一对孪生兄弟, 同步发生, 同步发展, 同时进入顶峰, 又同时走向衰落。特别在唐宋时期形成了“僧人吟诗, 诗人参禅”的诗禅合流现象, 形成一道奇特的文化景观。那么, 促成诗禅合流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呢? 笔者以为是存于二者之间的某些深层契合点。正是有这些契合, 二者才形同齿轮, 在相互啮合中的互相吸收、平等发展。

一、“诗”、“禅”合流

众所周知, 禅宗是释迦牟尼所创佛教中的心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禅”即“禅定”, 就是思维修或静修, 其法是通过静坐, 将散乱的心念集中(也即止息意念), 以达到“无物无我、物我合一”的超凡脱俗之境界。

禅宗始于南朝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其时印度第二十八代菩提达摩由南北上, 最后到达河南嵩山, 在少林寺“面壁习禅”达七年之久。其后, 禅宗历北朝、隋, 至唐宋达到鼎盛, 南宋以后渐衰。

我国是诗的国度。自《诗经》始, 历经秦汉, 到魏晋六朝及隋, 古典律诗的结构已经基本定型。到唐宋两代则形成其高峰, 标志着律诗趋于成熟。其后, 虽五代元明清直至近代历代不绝, 但渐渐走向衰落。

可见, 律诗与禅宗是在同一时期发生, 又在同一时期(即唐宋两代)达到高潮, 并且发生了合流现象。合流的结果是使得诗禅从此结缘, “诗中有禅, 禅中有诗”和“以禅论诗”的诗话、词话成为一直延续到近代的一种文化现象。

二、习诗的禅僧与习禅的诗人

诗禅合流, 一方面促使在僧侣中产生了一个特殊阶层——诗僧; 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一大批痴迷于禅宗的诗人, 从而形成唐宋文化中“士人与僧人同时活跃于诗坛”的奇特景观。

其实, 僧人吟诗的现象早在汉魏两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但真正形成风气却还在唐宋。唐初的诗僧即有通俗派、清境派之分。前者如王梵志、寒山、拾得之流, 其诗通俗浅显、朗朗上口, 主要流传于民间; 后者如皎然、灵澈之辈, 诗作含蓄蕴藉、典雅清淡, 在士大夫中很有市场, 对唐诗“空灵”意境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到了两宋, 诗僧队伍更为壮大, 僧诗数量更丰。南宋书商陈起编录的《宋高僧诗选》, 分为前后两集上、中、下三卷及续集、补遗等, 共收61位诗僧232首诗作。厉鹗的《宋诗记事》所收录的诗僧更高达240余人。为什么在唐宋时期出现这么多的诗僧呢? 一是禅宗的兴盛。禅宗发展至初唐, 已有大兴于天下之势。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下诏灭佛之后, 寺院更是纷纷改为禅院。禅宗也就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分化: 一部分士大夫出身的僧人在坐禅疲劳之余, 不免吟诗颂句, 渐成风气。二是参禅方式的改进也为诗

收稿日期: 2005-03-10

作者简介: 李秀卿(1971—), 男, 文学硕士、讲师, 主要从事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僧提供了吟诗的方便。禅宗一开始是“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著名的“佛祖拈花,迦叶微笑”的公案即是明证。以后创立了“一指头禅”、“得山棒,临济喝”之类的暗示法。但终究觉得不用语言、不立文字不是办法,又不能完全背弃教义,于是受“偈语”及世俗诗歌的启发,用暗示、象征等手法去引领后学便成为一种通用方法。诗歌简练的语言、齐整的结构无疑为禅师启悟后学提供了理想范式。隋唐以后,特别是两宋时期,禅宗不仅引用诗句,更是出现了所谓“机锋”、“文字禅”甚至“狂禅”等大立“语言文字”之禅。这就为禅僧习诗提供了可能。三是禅僧队伍文化结构的变化。禅宗刚开始分化时,其队伍构成人员的文化素质是相当低的,比如六祖慧能不通文字,而马祖道也只是粗通文墨。但到中唐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晚唐以后,则禅僧日益士大夫化。这样就使得禅僧队伍的文化结构得到巨大提升,僧诗的艺术水平也得到大大提高。

另一方面,禅宗在中晚唐以后,越来越世俗化,习持方式也越来越简单,加之社会开始由盛转衰,政治上的失意或对现实的失望,使越来越多的文人学士、王公贵族投向禅宗的怀抱。他们的诗歌作品也越来越多地带上了浓郁的禅风,由此形成一些一边悟禅,一边吟诗的“习禅诗人群”。

先看参禅是怎样变得日益简单的。在中国禅宗史上,影响极大的一件事是南北二宗的分化。南禅以慧能为祖,北禅以神秀为宗。南禅主张“顿悟”,北宗主张“渐修”。最后,因慧能的修持方式简单易行而倍受普通百姓和文人士大夫欢迎,乃至最终南宗完全取代北宗。南宋以后,禅宗越来越肯定个性,越来越倡导与世俗生活融合。马祖道(709—788)提出“平常心是道”,其弟子临济义玄更是四处宣扬“无处不是禅,无时不习禅”,习禅变得再简单不过,既不必去静坐冥想,也不必再脱离尘俗、隐居山林,只要有心,即可参禅。这就为世俗百姓,特别是士大夫阶层进入禅林架设了一座方便之桥。同时,既然日常生活都是“禅”,那么禅也就不必拘泥于“不立文字”,吟诗作画同样也是参禅的一部分。这样的思想,正迎合了诗人纵情、自然、浪漫的艺术个性,从此一大批习禅的诗人涌现诗坛,为“引禅入诗”开辟了道路。

首先出现在诗坛上的习禅诗人群是盛唐山水诗人群。这个群体以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等人为核心,成员均笃信佛教,倾心禅宗,且都有较长时间的习禅经历,并与禅僧有过密交往。他们的诗作自

然都带有浓郁的“禅味”。不仅如此,他们的诗还因有较强的哲理味而被禅师们用来示法、开悟弟子。如王维的《终南别业》一首中“行到山穷处,坐看云起时”等诗句在禅宗语录中多有记载。据周裕楷先生统计,这一时期仅在诗题上与佛寺禅僧有关的诗篇,韦应物高达67首,刘长卿也有55首,其他如裴迪29首,孟浩然28首,钱起25首。至于其他诗人如白居易、韩愈、贾岛、李商隐等人的诗作中禅味就更浓了。由此可见,当时诗坛的习禅之风是何其兴盛。即使象李、杜这样的大家,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也不难看到写“禅”的诗句。如杜诗“心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等。另外,从诗人爱以佛家“居士”自称也可以想见当时习禅风气之盛。如王维字摩诘、白居易号香山居士、李白自号青莲居士等等,不一而足,而贾岛本身是还俗僧人。禅宗进入诗歌,形成了唐诗“空灵”的意境。

宋朝诗人近禅的首推苏东坡,其次是王安石,而最大的诗人群则是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王安石(1021—1086)主要是在新政失败后的晚年接触禅宗的,据说每日里捧读佛经,闲话僧房,因此诗中禅意颇浓。兹举《游钟山》(四首)之一为例:“山花落尽山长在,山水空流山自闲”。苏轼(1037—1101)则比王安石走得更远。这位东坡居士一生结交禅僧近百人。这些禅僧大都能文善诗,文思敏捷,话语机智,幽默风趣,苏轼从中学到了不少禅家的话头与机锋,表现在诗作上,则显出机智与禅理玄思。如《书王定国所藏王晋卿画著色山》一首:“君看古井水,万象自往还”。又如《雨夜宿净行院》:“芒鞋不踏名利场,一叶轻舟寄水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这样的诗还有很多。

南宋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因盟主黄庭坚的家乡在江西而得名。这个诗派大多数诗人都是南禅的忠实信徒,因此他们的“引禅入诗”就更为自觉。对禅的虔诚与深厚的禅学功底,加之新旧党之争带来文网森严、仕途险恶,因而作品更趋淡泊退让,诗歌不再是“世界的回声”,成为“心灵的保姆”。不过,他们从禅宗中却领悟到了不少做诗的技巧。如对“诗眼”的提倡,使得这派诗人对构思的奇巧、语词的翻新以及炼句眼、求幽默等非常重视,一方面丰富了诗歌创作理论和技巧,另一方面,过分的追求语言形式的结果反而把诗歌创作引向了“重形式,轻思想”的文字游戏之中。

三、诗与禅的契合

从上述讨论中,我们看到,禅宗和唐宋诗都自觉地从对方身上吸取了利于自身发展和完善的养料。然而,二者为什么能在没有丝毫冲突和碰撞的情况下愉快地融合呢?诗禅合流的内在机制,也即诗禅相通的契合点在什么地方呢?笔者以为,律诗和禅宗至少在以下三点上是相通的:

一是诗禅共同追求的都是语言文字之外的精神自由;“但见情性,不睹文字”恰是二者追求的最高境界。禅家最终要达到“梵我合一”的境界,而诗歌的最高境界是“思与境偕”,二者都强调最终应达到“物我同一”。

二是诗禅的观照对象都是“人情物态”,又尤其是“自然物态”。禅宗的“归隐山林,对境思物”或融入世俗生活,寻求解脱,都和世俗的诗人所要吟咏的山川风物相一致。而且,二者都将从最初的“有我之境”进入最后的“无我之境”。

三是诗歌的“冶情”与禅宗的“禅悦”相似。诗人从歌咏物志中获得情绪上的愉悦和禅僧在参禅中获得顿悟所得到的喜悦是一致的。二者都是强调从体悟中达到陶情冶性的目的。从这点上来说,禅宗一开始就带上了神秘的审美特质,这就为它与以审美为目的诗歌之间找到了一个契合点。

由上,诗禅合流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四、禅宗与诗歌的关系

到底禅对诗的影响大还是诗对禅的影响大?抑

或二者不相上下,相互吸收,共同发展?袁行霈先生认为,诗和禅的问题,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双向的,其实主要是禅对诗的单向渗透,诗赋予禅的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周裕楷先生也认为,二者之间是相互的,只不过“禅宗对诗的影响更为广泛和重要”。他们都是站在文学史的角度,强调禅宗对诗歌发展的意义。

禅对诗的影响固然巨大,但诗对禅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如果固守“不立文字”的祖训,不引进诗歌简洁、文雅、韵律、含蓄的特点入禅,如果没有中唐以后大量士大夫的加入,禅宗要达到后来“五宗七家”的繁荣程度恐怕是不可能的。正是有了“引诗入禅”,禅诗才有了高雅的审美价值,增强了“机锋”、“话头”等的审美趣味,进一步扩大了禅宗的影响。

另外如果诗和禅之间是一种优劣高下的影响关系,那么必然会出现此消彼长或同化变异等变化。可事实是:禅宗和诗歌的发展始终是平静的,没有摩擦碰撞的痕迹,禅僧和诗人的交往也是自觉的、互动的、平等的、和谐的,不存在谁强迫谁。诗人从禅僧那里固然得到诸多启悟,但禅僧从诗人那里又何尝不是获得了许多审美趣味和艺术享受。

可见,它们之间应该是一种“互相吸收,平等发展”的对等关系。其实,我们对诗和禅的关系也不一定硬要分出谁对谁影响大谁对谁影响小,相互吸收、平等发展的情况应该是存在的,而且可能会更接近诗和禅的发展实际。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周裕楷.《中国禅宗与诗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7.

Zen Buddhism and Poetry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LI Xiu-qing

(Chinese Department,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P.R. China 615022)

Abstract: The article discusses the mixed point of Zen and poetry on the base of recalling the confluence of them and also illustrates their relationship, that is, Zen and poetry develop equally and interplay each other.

Key Words: Zen Buddhism; Poetry in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onfluence of Zen and Poetry; Correspondence; Develop Equally

(责任编辑:周锦鹤)